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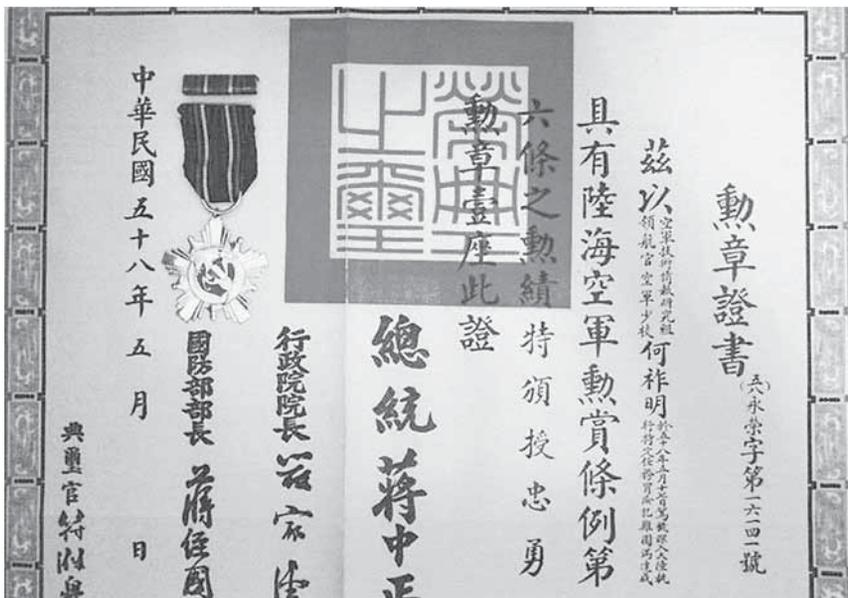
· 何祚明 ·

# 從奇龍計畫看見 黑蝙蝠中隊的真理事蹟(六)

我們已飛在兩萬多呎，繼續飛往空投目標，因山勢險高，又在HFR雷達監控下，我們以幾百呎的高度越過山頭，在山嶺東側逐漸降低高度，漸近中國大陸西北方，耳機內傳出電子官的通話，搜索到敵方電子訊號，我們在雷達電波探測範圍內，昆明在航線右前方，情資顯示有夜間攔截能力之米格戰機已進駐防衛，大家都在緊張，幸好敵方沒有進一步的電子偵測行動，可能只是一般例行空防掃描，並未察覺到我們，我們便相安無事的躲了過去。有意思的是我們飛在喜馬拉雅山側坡及中國大陸西北高原間這段航線上，與訓練末期的飛行航線相近，有舊地重遊般的似曾相識，倒是一件趣事。我們沿山側逐漸降低高度，飛進了柴達木戈壁沙漠盆地，我重

新調整HFR雷達數據設定，以保持低空高度安全，因雷達發出的波束在沙漠地帶會穿透部分沙漠表層，呈現絕對高度低於顯示高度的危險誤差，故須預先做好調校。我們脫離山區，並以低空五百呎飛在戈壁沙漠中，直向空投目的地飛去。幸運的是電子官再也未從耳機中聽到敵方偵測之訊號，

視波器中也無顯示任何電波，而且在甘肅境內的布隆吉水壩周遭的各地燈光明亮，意謂我們的來臨，完全未遭敵察覺，使我們順利地執行空投任務。此次空投過程可說是成果圓滿，根據事後美方分析，利用我們任務機上飛航記錄器，前視紅外線攝影機照片等資料做出的綜合報告，我們在一號



「奇龍計畫」任務結束後所獲頒之勳章。

空投區投下偵測器的落點，誤差儘二十呎，而第二空投區有一山丘緊近空投落點，空投後要立刻折返越過高丘，黃文驤與我都認為非常不妥，故由山丘右側投下，落點誤差約莫五哩，但仍預期容許範圍，美方也為圓滿完成空投任務對我們表示讚賞。空投作業程序及細則，都在訓練時重覆演練過數十次。因此，在實際執行空投任務時，便能水到渠成。

空投任務結束後，自覺盡了大半責任，心理負擔也輕了許多，在十小時的航行，已到次日凌晨，可是每一步驟的繁瑣作業，我們仍然一刻也不敢鬆懈，堅持守在領航員座位上，沒有離開過一步。應該是超過休息時間已久，我一點都不感到睏倦，而充沛的精神與耐

力是從何而來？或什麼動力所驅使而成的？還是職業軍人養成異於常人的剛毅不屈與使命為重之特質？或者一位平凡的常人，基於情愛，牽戀妻小，珍惜生還機率，必盡所能去完成任務？在似是不易共存，彼此矛盾的思維間，對於我不倦不怠，充沛持久的耐力與精神的由來，可做相對不同的解讀吧？

離開中國大陸地區，飛機高度開始爬升，循原航線重回萬山峻嶺之間，準備返回前進基地「Tahiti」，敵情威脅逐漸遠離，天色也慢慢明亮，破曉的陽光映出雲間，顯得格外柔和溫暖，從黑夜邁向天明。大家心情無比輕快，現在才領悟到心中隱抑的威脅感及莫名之壓力在消失後的感受，我們的心境脫離了黑暗的籠罩，迎向光明的擁抱，唯有親身經歷的我們才能真正體會。

已近泰國時，慣性導航儀「Cuckoo」發瘋似地故障，我們只能由它任性了。它也算是善盡所能，乖乖地陪伴我們完成任務，只有油量指示不正常的情形，我們仍須留意。之後也與「Tahiti」基地連絡上，在距清邁美軍基地不遠及安全考慮，我們就近降落在清邁，落地時已是隔日清晨六時許，此次任務共飛行了十

三小時。「Tahiti」基地也另派一架C-130到達清邁接送任務組員返回基地。我們在返回「Tahiti」基地時，飛機落地停妥從艙門一出來，場面可令人感！等待我們的大群工作夥伴一擁而上，親切擁抱。因為自始我們所有人內心一直有種說不出的深沉感，同時無形地感染整個團隊，總覺這趟深入極敏感敵區之航線任務的成就感率不高，而且喜瑪拉雅山脈的中低空航線，美方曾嘗試而告失敗，他們眼看著我們活生生地起飛，並可能盼不到我們的返航歸來，何況又經過前夜斷訊後提心吊膽的守候。這時終於見到我們回來了，彼此都禁不住內心那股激動，自然地流露出一股沸騰的感動。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年長的教官Col. Donke，他是二戰時美軍轟炸柏林等戰役的空軍英雄，年齡已近七十，有如父輩慈祥地對待我們，雖是教官，大家都認他為老爺爺，相當敬愛他。或許是語言能力關係，他喜歡空閒時找我聊天，彼此接觸多了，就更為親近些。那天我下飛機後，他向我走來，見他有點蒼老的面孔帶著泛紅的雙眼擁抱迎接我

，一手扶住我的肩膀，另一手牽握我的手，走向任務機的機尾下方，向我道賀說：「你終於回來了，真高興能夠看見你回來！實在為你們憂心，回來就好了，上帝保佑，你們回來了！」我當下便忍不住地落下眼淚，他那親切又溫暖的關愛之情，撫拍著我的後背，安撫著我內心的激動。至今我



慶祝完成任務，我們在新竹隊部合照，站在最高位置的是在美國受訓時照顧我們的John。



完成奇龍計畫後，接受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召見時留念。

每次想起那一刻，他那和藹的面容便會出現在我腦海，盼望能再見到他一面。

我們自清邁飛行半小時後，回到「Tahiti」美軍基地的拖車住所內，踏入熟悉的房間，先前整理好的那一小袋行李還留置床頭上，我靜立於床

邊看了又看，心想原本以為見不到它，將由旁人轉交家人，我輕拍了它說：「不用了，我回來啦！」頓時覺得它有生命似的，我會永遠珍愛它。離開家人以來，彼此連個信息都沒有，現在終於可以回家，莫名興奮油然而生。明天會有C-119專程送我們回家

，歸心似箭的我們異常愉悅，不過大家執行任務所累積的疲憊，現正都開始浮現出來，有些支撐不住，不得不事先休息。軍旅長久以來的習慣，因此一過中午就必須午睡小憩一下，何況經此任務所積壓的疲勞，我倒上床便沉沉入睡、不省人事，直到晚餐時刻才有知覺。我對床的那位老弟一樣昏睡，其他組員也是如此。基地的人員體諒我們，並無干擾我們休息，等大夥精神恢復都起床後，才帶著幾分的饑餓感，一起吃頓豐盛程度遠超過平日的晚餐。休閒時刻少不了到酒吧尋歡，此時人手一杯酒，心中釋放長久堆積心頭之負荷，那一刻享受著從沒有過的輕鬆爽快，大家舉杯慶祝成功歸來，幸運生還。彼此吐出一直鬱積沈悶的心聲，以及說不盡的心思

，如今都已煙消雲散，統統過去了，大家開懷暢飲，欲罷不能，幾乎通宵達旦。當隔日早晨的返鄉專機起飛前，一個個都癱坐在位子上呼呼大睡。可是飛機在接近臺灣西岸時，大家都醒過來了，急切返家的心情中，我們遙見熟悉親切的海岸線逐漸接近，地上景物清楚可見，碧海青天，萬里無際，天氣之好一如當初離去那天晴朗，那次好似訣別出征，離別而傷感，這次歷險生還，返家而興奮。兩種心境，迥然是天淵之別，無法相比。急盼趕緊到家，與久別重逢的妻小擁抱相聚。

### 任務圓滿完成重返家園

五月十九日，C-119到了臺北松山基地已是中午時分，得知消息的人很少，總部情報署及隊上相關人員大家喜極相迎，自然的情感流露場面，溫馨動人。但不見家人，他們還不知道我們到達，大家正當急著返家與妻小相聚，卻接到總部通知，總司令賴名湯上將得知我們圓滿完成美方會嚐試卻失敗的奇龍計畫，特於空軍新生社虎賁廳為我們舉辦慶功宴祝賀，並於晚宴時召見我們，因此無法立即返家。那個時代私家用戶電話稀少，軍

方眷村雖社區管理中心有公用電話，卻難與家人報信平安歸來。晚宴結束後，急忙請隊上專車接送我們回新竹，到時業已深夜時刻，家住新竹人員便各自返家，而我的家遠在南部的屏東，那時沒有現在的高速公路，更沒有高速鐵路，唯有趕上一班火車，氣喘如牛，一站一歇的行駛南下，好不容易熬過一夜回到屏東時，已經清晨天亮。踏出火車站急忙叫一輛人力三輪車（那是當時最普及的交通公具）直奔座落高屏溪旁緊臨屏東空軍基地的凌雲三村。妻子應聲開門時，滿臉驚奇、喜極而泣，心裡感觸萬千，激動不已。這段長久隔絕的時日，彼此牽掛、思念、徬徨、憂鬱與不安，此刻一掃雲霾，心輕意爽，溫馨相擁不捨分離。我急著想看已經上學去了孩子們，倆人心手相牽親暱漫步到村裡的小學教室，等待著下課鈴聲，小朋友們從教室群湧而出，我的寶貝女兒及兒子突然見到爸爸的突現，急速奔向我身邊，一湧而上，出奇興奮的摟住我的頸項，吊住我的肩頭，天真逗人的驚喜，好像失去爸爸很久很久，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兒，現正又見到了。我也覺得分外快樂與欣慰，世間沒有比家更稱心愉快的地方。回到家真好，家人親情的溫馨慰藉比什麼都值



任務圓滿完成，作者接受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親自頒授勳章。

頒勳章廿三枚中，這是等級最高的一枚，並且得之不易。

奇龍計畫可說至此暫告一段落，我又繼續輪調駐防越南芽莊，回到原O-123執行戰地任務。但奇龍計畫並未終止，機密程度依舊存在，因我們所投核子偵測儀之電池壽命長達一年，新竹湖口設置的高敏度天線接收電臺，超過年限仍收訊良好，但需失效前有後繼空投偵測儀任務之必要。於是我們又在十一月廿二日，神祕的原班兩組人員飛至日本沖繩(Okinawa)的嘉手納(Kadena)空軍基地做了短期且祕密的C-130E複訓，為下趟投擲偵測儀任務做好準備。我們住在市區觀光飯店，心情輕鬆愉快，反倒逍遙暢遊時間較飛行時間還多。

得，回到家真好！

在兩週休假結束後，於六月十四日蒙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召見，為我們圓滿達成的奇龍計畫慰問嘉勉，並為每人頒授戰功勳章。我自空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從事海峽偵巡，轟炸敵艦及重炮陣地和特種任務，戰功累計獲

一九七〇年三月廿二日，奇龍計畫原班人馬再度奉命，一如前次祕密飛往美國，重返神祕五十一區Delta基地，準備執行第二次空投核子偵測儀任務，以取代上次投下即告失效之偵測儀。我們和美方前次共事的組員重逢，看見教官們及Mungus和John兩位更是分外高興，這次舊地重

彩

頁

彩

頁



作者在越南芽莊時，在基地內籃球場倒立。

返令人有種熟悉親切之感，相較上次輕鬆許多。在等待執行任務時，卻意外地收到計畫中止的消息，我們便於四月廿七日返回臺灣，心頭頓時少了一樁負擔。據說係因中共在四月廿四日成功發射人造衛星，同時美國總統尼克森(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與中共交好，國務卿季辛吉(US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與毛澤東密會商談有成，促成與臺灣斷交，承認中共政權而復交，所以奇

龍計畫宣告終止。

同時，我國三十四中隊原來對中國大陸地區偵照任務業已停止有年，奇龍計畫結束後，對中共的各項行動全面終結，經改組及人員縮編，僅剩C-123組編配至屏東基地反潛中隊。我和奇龍組員多轉調松山基地專機中隊，遂於一九八〇年退役，結束我一生軍職生涯。奇龍計畫的過去，好似從來沒有發生過，極為保密，不為人知，甚至空軍內部也少有人員曉得。當時為提高士氣，每年會舉辦場面盛大的國軍戰鬥英雄表揚活動，很多都是三十四中隊戰功人員，但奇龍計畫組員例外，仍受高度保密限制，任務執行一年後我們每人接獲一紙公文副本通知，比照戰鬥英雄條例獎勵，但繼續保密，禁止公開或露面。多年後因奇龍計畫逐步解密，才陸續的訊息流出，經龍應臺女士無意間發掘出有關三十四中隊無數可歌可泣，悲壯淒惋，忠魂義膽及生離死別的事跡和人物均被埋藏及煙沒而不為人知，震驚不已！深感這段歷史應該要讓後人知悉，在它出土重現時，清華大學引起非常熱烈響應與興趣，因解密後資訊的比較容易取得，而帶動社會大眾的注意，終於促成了新竹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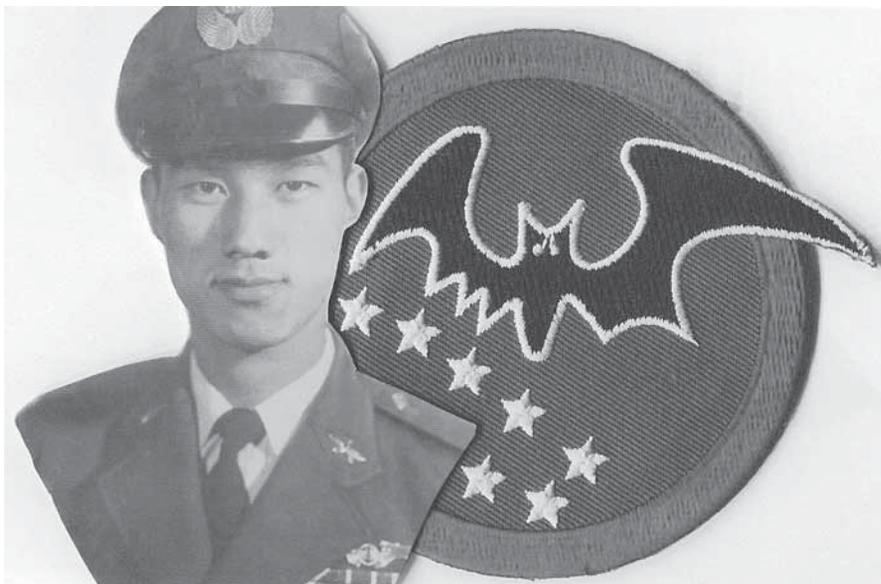
作者(左一)在越南芽莊基地之籃球場合影留念。

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的成立。黑蝙蝠中隊是解密以後，由於隊徽圖像之黑色蝙蝠而成一般民間大眾稱呼。其實在空軍原來第八轟炸大隊，屬有三個中隊，我畢業後分派的三十三中隊(那時我的分隊長就是後來黑蝙蝠中隊隊長呂德琪)，三十四中隊及三十五中隊。八大隊最後縮編改組，只剩

以「一〇一六」號為主的兩架P-47C的特種任務組，也是我在八大隊三十三中隊末任隊長李用仁中校主導負責，我也擔任過「一〇一六」的特種任務，為了對外文方便，空軍專任特種任務的俗稱西方公司就用三十四中隊稱呼。如今我們自稱為三十四中隊，而官方正式則稱為「空軍總司令部情報報署技術情報研究組」。現在黑蝙蝠中隊稱呼反而越來越為大眾熟悉而普遍。

我們黑蝙蝠的過去，的確是存在著不少故事及人物被撰寫故事流傳，可是前前後後每一個黑蝙蝠對任何任務行動安危，從來就沒有逃避，更從不邀獎酬，對於己身應盡之職責，更是兢兢業業，展現軍人剛毅堅忍之特質。如同外科醫師的執行手術、學生完成作業、家庭主婦的三餐烹調般，各盡其職，理所當然。一生軍旅生涯，出生入死，許多英年早逝，事跡和屍骨長埋黃土，默默無聞，甚至落得屍骨無歸，只是一具衣冠塚，而生還存活的我們也為逝者追思感傷。他們當年壯志豪氣，都隨歲月流逝而雲消煙散，無聲無息的沒人知聞。如英靈有知，一九九八年新竹市黑

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成立的象徵，應能感知仍有人們發覺了你們，記得了你們，敬念你們，長久不為人知而寂靜隱沒在地下，應有所安慰吧！黑蝙蝠中隊事蹟已成過往歷史，將隨歲月而淡沒，但黑蝙蝠中隊的精神，將永存人心，受人緬懷（全文完）。



作者以身為黑蝙蝠中隊一員為榮。

## 慶祝空軍「八一四」勝利八十週年紀念徵文啟事

今（一〇六）年為本軍「八一四」勝利八十週年紀念，為緬懷全國軍民艱苦對日抗戰之歷史，發揚空軍「八一四」精神暨「笕橋」光榮傳統，藉以凝聚全民國防共識，本月刊將製作慶祝特刊，歡迎官兵及民眾踴躍投稿。

### 一、徵文主題：

- (一)正視抗戰史實—宣揚抗戰歷史與精神，凝聚全民國防共識
- (二)發揚笕橋精神，再創「八一四」光輝。
- (三)精練戰技捍衛領空，建設現代化優質空軍。
- (四)弘揚空軍忠勇軍風，傳承先烈先賢志節。
- (五)前瞻、願景，創造新世紀的空軍。

二、來稿不拘形式，文字類作品以五百至兩千字為宜，散文、詩歌皆可，題目自訂；漫畫、海報、攝影等符合徵文主題之個人創作亦可。

三、作品請於一〇六年七月十五日前傳送至國軍電子郵件信箱：johnbaby1021@webmail.mil.tw；民網信箱：caf.m.chunyi@msa.hinet.net或johnbaby0926@gmail.com即可。